

00后根本想不到，曾经的春晚有多潮

这两天，全国的快递陆陆续续就要停运了。

不知不觉，又是一年春节时。

过年么，除了逃不过避不开的七大姑八大姨盘根问底大战，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固定节目。

那就是春晚。

三十多年来，春晚舞台上出现了数不清的经典桥段。

今天鱼叔就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相声小品。

近些年的春晚是有些没落了。

因而更加令人唏嘘曾经的辉煌。

要说8090年代，包括00年代，春晚那都是大型造梗现场。

尤其是语言类节目，创造出的段子、流行语，少说也要在老百姓口中火上一整年。

其中一些尤为经典的，更是经久不衰，直到十几年后的现在也依然流行。

说好一起减肥竟然有人偷偷点了奶茶，遭遣时要说——

「想不到你这个浓眉大眼的也pan变ge命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四个字会被后台自动和谐，仿佛是触及到了什么可怕雷区。

要是想花样表示谄媚与立场的不坚定，就用：

「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儿。」

这两句都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的《主角与配角》中经典的台词。

本山大叔的经典语录自然就更多了。

调侃对方伪装失败身份暴露，必须是「穿上马甲我也认识你」(《钟点工》)；

就这么一句灵光乍现的台词，直接赋予了马甲旧词新义。

从此之后，网上的小号都成了「马甲」，被扒出真实身份被称为「掉马」。

形容知足吧已经挺好了，人人都会一句「要啥自行车」(《卖拐》)。

甚至「薅羊毛」这个词，也是出自赵本山和宋丹丹的经典小品《昨天今天明天》。

你别说，还真没有比「薅羊毛」更能贴切形容用各种优惠花式组合超低价买到商品的行为了。

从「挖社绘煮意墙角」到「薅社绘煮意羊毛」。

20年过去了，人民的追求依然是这么淳朴。

真正的好梗就是这么跨越时代樊笼。

还有一些台词，让人根本无法正常念出来。

就比如：

“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

能做到不接着往下唱的，我敬你是个狼灭！

除此之外，还有些台词直接突破了次元壁，在各个领域都能找到用武之地。

不管是B站还是微博，一旦有锤子出现，必然有人刷80！80！

从莱因哈特到雷神索尔，都是沙雕弹幕受害者。

但凡出场，必将伴随着这极具节奏感的弹幕，在大锤80小锤40之间不停摇摆。

这些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作品不但有金句，里面更富有内涵。

曾经春晚舞台上的语言节目，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那可真是入木三分。

黄宏和侯耀文在1994年的小品《打扑克》。

两人用名片当作扑克玩，头衔大的管头街小的，玩得不亦乐乎。

中途突然画风一转，开始不按套路出牌。

一人出「著名演员」，另一人拿出「小报记者」给管住了。

因为演员再著名也怕八卦记者瞎编乱造的文章。

一人出「制药厂厂长」，另一个人就用「假药厂厂长」管上。

因为别管你的药有多好，假药混淆视听总能从中得利。

最神奇的是。

现在再回去看这个小品，发现很多事情都已经被言中了。

侯耀文出「电影明星」，黄宏拿「电视明



星」管上。

形容各种蜂拥的电视明星「不管演得多差，先混个脸熟。」

这不就是现在流量霸屏，不怕口碑差就怕没热度的现象吗。

又比如侯耀文出「通俗歌星」，出场费几十万，黄宏祭出「税务局局长」管上。

「你挣得再多也得照章纳税。」

嗯……关于这个偷税漏税的话题鱼叔也不用再说了。

回顾春晚，这样幽默中透着深刻的作品可以说数不胜数。

牛群冯巩的《有话坐着说》，讽刺了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

赵丽蓉老师的《英雄母亲的一天》，讽刺很多宣传活动喜欢上纲上线，说些不切合实际的假大空。

黄宏和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对于重男轻女的嘲讽刻画进了骨子里，后来再无作品能出其右。

把不良现象巧妙编排进你来我往的包袱里。

兼具娱乐性和讽刺性，大笑过之后回味无穷，带给人无尽的思考。

所以才能获得观众长久的喜爱。

现在一一回顾才终于明白，为什么要统称为「语言类节目」。

玩的真就是文字上面的功夫。

台词看似随意诙谐，但都是精雕细琢，才做到了举重若轻。

《主角与配角》里陈佩斯和朱时茂临时调换正反面角色，还没适应过来，用词各种露馅。

朱时茂说「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陈佩斯立刻接上「皇军说什么」。

简单两个词，就把角色身上那种表里不一的矛盾表现出来了。

精准击中观众笑点。

《昨天今天明天》里，赵本山掏出小本本念诗。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

齐心协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

语言不但精炼，还特别符合黑土的角色设定。

本身没什么文化，在新时代语言冲击下又总想来两句「洋气词」的死要面子。

没唱出来的同学，互联网文化课请直接重修。

词写得好，演员的呈现也特别精准。

真是演什么像什么。

宋丹丹演老太太，站起来读诗时拿着小本本的手直哆嗦。

因为角色是掉了门牙的，在说话的时候还会有「漏风」的气音。

坐姿更是传神。

边说话边摸脚的小动作把人物刻画得真实细腻。

这坐姿甚至还具有国际共通性(不)。

《心病》里，赵本山在台上抽搐的这几步。

不但毫无表演痕迹，还把「说别人都是大道理到自己身上一样抽风」的笑点绝佳融合起来。

我的心啊，拔凉拔凉的！

陈佩斯就更不用说了。

几乎每一场的表演都能拿出来做拉片

式分析。

方寸舞台，几分钟的时间，每一处表情动作都拿捏得恰到好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

老艺术家们功力虽高，但春晚这么多年，节目上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失误。

不过也无心插柳，反倒成就了一些经典救场。

比如《小崔说事》，赵本山上场时忘记拿提包。

扒拉完盒饭后，在宋丹丹跟崔永元寒暄时又回去拿，也是不慌不忙。

不说破，根本看不出是穿帮。

又比如《如此包装》中。

赵丽蓉最后跳了一段舞，结束的地方需要单膝跪地。

但因为当时疾病缠身，跪下时太疼趔趄了一下，反倒表现出了角色那种不适应花里胡哨舞蹈的状态。

还有《主角与配角》，刚开场配枪的带子就断了。

朱时茂一边表演一边不露痕迹的给带子打了个结。

但这样带子太短了，就没有再往身上背。

等到两人角色转换。

陈佩斯顺势把带子短一截的枪背在身上，皱皱巴巴，不伦不类。

宛如神来之笔。

把一个猥琐又张狂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现在大家经常吐槽，春晚语言类节目喜欢唱高调上政治课，不好看了。

但实际上，经典作品中从来就不缺少正能量的呼声。

1997年的《红高粱模特队》，讲述一群农民成为模特要时装秀，结果跟时尚圈的「范师傅」碰撞出各种笑话。

这个节目的内核其实就是夸赞劳动人民，但它的方式是把日常劳动编进情节语言的包袱里。

本来是在讨论模特走直线的问题，结果「赵队长」大手一挥。

「这还用练吗，他们从播种到丰收，天天走直线，走歪了它踩苗啊。」

既点出了劳动的内容、时间，又强调了劳动的质量，从来不会踩苗。

他指导模特，一句句「名模」，到他嘴里全换成了「名劳模」。

以此调动模特的积极性，也从侧面点出农民追求的价值。

这样层层递进，点出中心语「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时，才不会让人觉得尬。

节目最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歌词里一句「你穿的是地，你披的是天」。

不但让人觉得在强行拔高，还会让人心悅诚服。

这就叫说到百姓心坎儿里去了。

话说回来，现在的节目频频遭人吐槽，到底是差在哪儿了？

《心病》里有个桥段。

患者家属拜托不靠谱的假医生赵大宝，说大夫您帮帮忙，我多给钱。

赵大宝怎么反应？

「不给钱就不看病了？救死扶伤都是给谁说的？……能给多少？」

要说现在的小品为什么尬，就是只知道反复嚷嚷前半句的伟光正，而少了后面这句「能给多少」。

道理要讲，正能量是要传播，但人物也不能假大空。

作品里的人物，首先得是活的。

要真实和生动，能过贴近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人性真实。

他们不是完美的符号，大义要有，但也一样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这两者融合了，人物立得住，作品才能打动人。

否则人物悬浮，好好的道理都沦为无意义的口号。

到头来惹人反感，适得其反。

作品里的正能量，靠的是细枝末节的积累，靠的是节目的巧妙编排。

讲究恰到好处，点到为止。

说白了，大过年的，大家主要目的是来找乐，顺带能寓教于乐，针砭时弊，升华下主题，自然是极好的；

但若本末倒置。

把大联欢搞成公开课，人人端坐在电视机前听圣人授业，再来个自我反省。

非得把相声小品做成感动中国，观众当然不买账。

回顾春晚，越是经典作品，其实越是包容开阔。

绝不拘泥于形式，更不拒绝新鲜事物，把多元文化的混搭玩得那叫一个出神入化。

《旧曲新歌》里吉他三弦快板大鼓轮番来。

内容新潮形式精准，捧哏递话恰到好处。

《如此包装》改版的评书加时装走秀，那是真正的唱跳rap。

当年这节目火了之后，rap被叫了大半年的「外国快板」。

《两个弄潮儿》更是一会配乐朗诵，一会模特走秀。

这眼神，这姿态。

年三十大家团聚在一起，围着电视，抱着瓜子。

沙发上坐着老人，茶几旁是坐着板凳吃着糖的孩子。

看见这些熟悉的面孔出场，还没张嘴呢，大家就开始乐了。

只可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春晚渐渐变了。

干瘪无味，狂灌鸡汤，总想搞点煽情的逼着观众尬哭。

本来好好地大家对着屏幕笑得开心，突然画风一转，笑都僵在了脸上，全成了困惑。

真让人纳闷是不是对「喜剧的核心是悲剧」这句话有什么误解。

以前的春晚，演什么什么火。

现在的春晚，什么火蹭什么。

老一辈的艺术家退居幕后，新一代的演员还未能扛起大旗。

再加上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语言类节目开始慢慢失去了灵魂。

春晚追求的不是阳春白雪，也不是下里巴人，而是一种接地气的年味。

要戳在点子上，大家才能乐到骨子里。

现在回头看看整个语言作品的时间线，观众们的选择其实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好的作品百看不厌，差的作品被迅速淘汰。

在时间面前，谁都玩不了浑水摸鱼，滥竽充数。

借用《主角与配角》里的一句话结尾。

「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